左傳杜注辨證

左傳杜註辨證卷五

桐城張聰咸著　　　聚學軒叢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昭公

元年傳設服離衛注離陳也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離列八君之侍衛也案離古與麗通猶連也古文連爲麗見儀禮鄭氏注正義以設服即執戈者失杜意矣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注辯治也

案此當讀爲徧古徧與辯通猶言不能徧及也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案禮無享卿五獻之制禮郊特牲鄭氏注三獻卿大

夫來聘主君享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曰下臣得貺不過三獻可證正義不省杜注據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聘禮卿聘饗餼五牢則失之遠矣卿非子男也獻非饗餼也韋昭晉語注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禮郊特牲正義以爲春秋時大國之卿禮同子男卽援杜說爲據又與禮經相戾矣

館於雒汭注水曲流曰汭

說文汭下云水相入也閔五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鄭元引服虔本作渭隊解曰隊謂汭也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與許說同某氏尙書禹貢

傳曰水北曰汭又云渭北涯正義引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内也葢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皆與杜意别當從毛傳爲長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注端委禮衣

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正義援此以證杜說所自案韋昭注國語曰說云端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禮郊特牲鄭氏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士冠禮注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依此則委當爲委貌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鄭氏注玄冠委貌服氏解以爲衣者以上言弁冕是首服則此當

不重豈知弁爲冠之總名卽不宜服言冕矣云弁冕者通上下言之端委則朝祭會同之服卽韋說猶未爲備服義未詳釋文云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

趙孟視蔭注蔭日景也

淮南說林訓曰蔭不祥之木高誘注蔭木影說文云蔭草陰地釋文蔭亦作陰小顏注漢志猶沿杜說

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以司馬法步卒七十二人當一車之用計之增十八則八十人矣又兼以傳云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右前拒服虔注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

二十五乘爲偏以八十人計之則兩之卒四千人伍之卒一萬人專之卒六千五百二十人參之卒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偏之卒二千八人去車而以步卒當之故仍兩伍專參偏之名其陳則同也杜氏以爲臨時處置之名非是

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咸竊以爲杜解大曲五乘蓋部別五陳人數乘以數計讀食陵切三五即參伍古參字皆讀爲三考工記韗人上三正鄭氏注三當爲參弓人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韓非子曰偶三五之驗易本義引

作參荀卿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揚倞注參三也此本韋昭國語注劉歆讀易參伍爲三五此云三五蓋參變其五陳之法即爲下文爲五陳以相離句發端也杜氏不知古文故爲曲解

於是乎禜之注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欑用幣以祈福祥後漢書孝順帝紀靡神不禜章懷賢注引說文曰禜設緜蕝爲營以祈水旱今本說文禜下云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鄭氏注祭法幽宗雩宗宗當爲禜字之誤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注周禮黨

正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鄭注大祝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謂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有牲用何休說案鄭氏凡三引傳文周禮大祝注鬯人注禮記祭法注皆日月星辰三句在山川之上今本在下蓋俗本致誤然劉昭注後漢書所引句次已與今同其誤在晉宋時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湫集也底滯也

呂覽審分篇曰此之謂定性于大湫高誘注大湫猶大寶說文云湫隘下也然則湫底猶著于隘下之處而終止也當從服氏之說楚語云民氣縱則底韋昭注底著也與此義同

疾如蠱注蠱惑疾

說文云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

淫生六疾注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婺源江氏曰陰淫寒疾大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大陰溼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素問言六氣風寒暑溼燥火正可以解此傳六疾若如杜說則疎矣

甲辰朔烝于溫注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服虔曰夏十一月朔也禮王制正義引服注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此傳用晉史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界內古冢得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至莊伯莊伯十一年魯隱公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紀月上書十二月則魯紀周正也杜云傳誤失之

三年傳齊公孫竈卒注竈子雅

呂覽高誘注公孫竈惠公之孫父子欒堅之子

四年傳三塗注在河南陸渾縣南

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酈元曰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黽非南望也京相璠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三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服言或為轘轅大谷伊

闕皆非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山明矣案張衡東京賦云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或說以此爲三塗未可爲非且與上四嶽爲對文下又云九州之險不可以陸渾三塗山泥也

元和志三塗山在陸渾縣西南五十里史記索隱謂三塗蓋河北大行山鄗都在杜氏之誤然司馬氏之說亦不確史記周本紀作三途

荆山注在新城沶鄉縣南

晉書地理志襄陽郡臨沮縣荆山在東北新城郡沶鄉無荆山更證以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荆山劉昭補注引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

曰荆山郎卞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水經注沮水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淮南子曰沮出荆山案沮水漢志云出漢中房陵東山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臨沮縣下載應劭云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然則淮南所云謂沮出荆山乃入江之會非沮水發源之地也杜氏以爲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胡渭據此以爲荆山之異名殊謬元和志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絶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通典云南漳亦臨沮地

中南注在始平武功縣南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在縣東郡國志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劉昭補注云前志在

縣東晉志始平郡武功縣亦云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爲終南惟杜氏以爲在武功之南案元和志終南山在鄠縣南三十里其武功縣下云武功葢在渭水南今鄠縣地是也然則唐武德三年以後武功已非復舊理其舊理已屬於鳳翔府之鄠縣故中南不在武功而在鄠縣矣中與終通詩秦風毛傳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元和志曰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淮南俶眞訓作終隆高誘注終隆終南山在扶風

西陸朝覿而出之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鄭志答孫皓云西覿朝陸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頒冰是也詩豳風正義曰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于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服虔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出之杜亦本此鄭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謂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別

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此解甚明案鄭注凌人引左傳在夏須冰掌事下所以別二月初出薦廟之時故此傳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虔注祿位謂大夫以上則知出之謂頒冰也周禮序官凌人疏引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案鄭志趙商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豳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此豳風藏冰之時則與傳有別　依正說與豳風凌人始合服說據月令仲春開冰與下獻羔而啟亦合若如杜解則進退無據矣

秋無苦雨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詩甫田正義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引此傳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今正義亦從服說

商湯有景亳之命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

鞏縣自漢屬河南郡歷魏晉皆不改地理志郡國志并不言景亳在其地獨杜氏以爲其西南有湯亭劉昭後漢志補注於鞏縣下復援杜說皆不足據皇甫謐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不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漢志山陽郡薄縣元和志曰亳與薄義同字異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案漢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劉昭郡國志補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山陰陽郡薄縣臣瓚曰湯所都據漢志郡有二亳鄭注尚書三亳阪尹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非有三亳之地士安乃據之以蒙爲北亳後漢志補注復援其說于蒙縣之下皆未爲確也故小顏注漢志亦議其不經今證之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詩正義曰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商頌玄鳥鄭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殷之亳地而受命則景亳之在偃師明矣又旁推之如禮緇衣鄭注

夏之邑在亳西正義曰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咸陽正在亳西及後乃徙安邑鄭以湯都偃師爲亳邑是安邑亦在亳西也元和志曰偃師縣本漢舊縣帝嚳及湯盤庚并都之商有二亳成湯居西亳即此是也史記索隱亦云今河南偃師有湯亳若如臣瓚以濟陰爲湯亳胡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司馬貞顏師古皆辨其非湯都矣

移有塗山之會注塗山在壽春東北

塗山楚辭說文作嵞山其說有二一許氏謂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鄭氏注向書兼外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內傳執玉帛者萬國合而爲一鄭志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此鄭以塗山會稽爲一酈注水經亦援外傳及劉向說苑辨物王肅敘家語證塗山有會稽之名此一說也漢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劉昭補注于當塗縣下引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龠山平阿縣下引應劭曰山在當塗酈元云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晉地理志淮南郡亦云平阿有塗山當塗古塗山國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此一說也咸案論衡道虛篇曰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宜以許氏末說爲長康成偶有不

照耳元和志曰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當塗縣故城本塗山氏國在縣西南一百十七里禹娶塗山卽此元豐九域志濠州鍾離郡鍾離縣有塗山今懷遠縣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嵞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王伯厚已正其誤云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杜解亦失之疏遠故酈元徑詆其非也

使屈申圍朱方注朱方吳邑

晉書地理志毗陵郡丹徒故朱方劉昭郡國志補注同顏師古注漢志曰卽春秋云朱方也丹徒前漢志屬會稽郡部

國志屬
吳郡

鄭子產作丘賦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服虔注隱四年傳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馬一匹牛三頭此一丘出賦之法今於一丘之中賦其甲士故曰丘賦如謂一馬三牛之外別令民出重賦則子產亥得爲惠人姚姬傳先生曰此葢略如魯之丘甲不用古出車以甸計之法而以丘計此論近是成穪以爲出車猶重出甲士乃能有濟耳若如顧棟高據李廉正杜之誤謂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繫己

五年經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注城陽平昌縣西
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郡國志北海國平昌有婁鄉劉昭補注引此傳杜注
曰縣西南有婁亭今本注作防亭者謬也
傳卿喪自朝魯禮也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服氏曰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
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聘禮歸介復命柩
止於門外鄭氏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
忠心正義引檀弓君爲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
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謂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
朝之禮是并下文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而悖之以

此誣詆前儒違經信杜貽誤末學久矣

明而未融注融朗也

詩正義東方之日引服虔注融高也既醉昭明有融毛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服言是杜訓朗則與明義奚別釋言云明朗也正義別朗爲大明無據

勞屈生於菟氏注菟氏鄭地

酈元曰溝水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菟氏也

享覜有璋注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

案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氏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周禮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鄭氏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覜視也眾來曰覜其大行人注云謂一服朝之歲也又按廟中將幣三享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後鄭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服氏注此傳同見釋文是先儒皆訓享爲獻獨杜以享爲饗足見晉儒說經之淺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注言務行禮

案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

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此設机不倚之實也聘禮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祭醴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尙擸坐啐醴建柶北面奠于建東鄭注糟醴不啐此爵盈不飲之實也杜解略

飧有陪鼎注熟食爲飧陪加也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鄭氏注食不備禮曰飧引詩不素飧兮傳方食魚飧詩鄭箋讀如魚飧之飧則詩與

傳同也聘禮曰羞鼎三鄭氏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故聘禮云飪一牢鼎九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設西階前陪鼎當內廉又云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氏注陪鼎三牲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正義引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蓋卽康成所謂如陳饔餼者也云鼎從北向南而陳膷鼎牛臛在牛鼎西臐鼎羊臛在羊鼎西今本鼎誤為臑膮鼎豕臛在豕鼎西此為得其實矣故服子慎亦云陪牛羊豕鼎云陪鼎鄭司農注周禮太宰云飧夕食也卽援此傳為證後鄭不從謂飧客始至所致禮

六年傳聳之以行注聳懼也

古文聳作愯漢書刑法志作愯之以行晉灼曰愯古竦字也說文云愯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愯然則聳蓋晉宋人所改也

儀式刑文王之德注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服虔注儀善式用刑法本詩毛傳鄭箋云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皆勝杜說

士匄相士鞅注士匄晉大夫

釋文云匄本或作丐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蕭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爲是案古文正形似丐說文丐古文正陸氏案士文伯名匄古

本或作正今相范鞅卽文伯是士鞅之族咸又撿漢書古今人表有兩士鞅一列中上一列中下正疑士匄卽范宣子而士鞅非宣子之子明甚杜旣易古本王正爲士匄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又別士匄爲晉大夫而不辨士鞅有二進退皆失據矣

七年傳盟于濡上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

高陽鄚漢志皆屬涿郡晉志泰始元年置高陽國高陽縣屬之鄚縣遂屬于河閒國說文云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漆涑漢志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元和志曰今易州則漢涿郡故安縣之

地以今州理考之濡水源出易州窮獨山與說文漢
志元和志悉合杜解疎遠故正義以爲高陽無此水
也漢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改曰蒲陰後魏孝明帝改名北平縣故元和志北平縣濡水縣西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北平有濡水

爲王旌以田注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

後漢書輿服志龍旂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
齊較熊旗六斿五仞齊肩龜旐四斿四仞齊首此諸
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建大常十有二斿九仞齊
地周禮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仞
十三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
較士三仞三旒齊首此傳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文同

而於旂數未詳故聘禮賈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大夫
扛五仞齊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
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今正義疑之非也案
鄭注周禮節服氏亦云禮天子旌曳地則王旌顯爲
天子之旌矣楚建天子旌蓋僭王制杜說誤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

鄭元曰余按太無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
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萊柞是也（此約言傳義非正文）闞駰十
三州記（今本闞駰譌爲應劭）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從征
記曰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
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

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然如酈氏之說則萊蕪
之蕪即無山矣杜略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方鼎莒所貢

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案外傳韋昭注方鼎
鼎方上也

八年傳石言于晉魏榆注魏榆晉地

元和郡縣志榆次縣本漢舊縣即春秋時晉魏榆地
榆即州理名也史記曰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魏
榆漢以爲縣屬太原郡說苑曰智氏見伐趙之利不
知榆次之禍即謂此也引服注魏晉地榆即州理名

殺馬毀玉以葬注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案時已滅陳嬖人安得出此服氏云馬陳侯所乘馬
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說通正
義反斥其不能私藏馬玉而謂杜說爲得實誤矣

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
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

案髦承弁下不得訓如杜說白虎通曰弁之爲言攀
持髮也故連髦爲文喪大記主人脫髦是也劉光伯
解以弁髦爲二亦曲

火水妃也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漢書五行志說此傳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
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

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故服用此說正義引用陰陽書多不經之論未足據也

卒于戲陽注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郡國志魏郡內黃有羛陽聚後漢書光武帝紀大破五校於羛陽章懷賢注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引傳卒于戲陽戲與羛同音許宜反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鄭氏注檀弓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

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賈侍中說同杜
蓋本此案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
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
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
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張
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夏以乙
卯王紂以甲子喪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
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
者雖駮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

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近崑山顧氏日知錄引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云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盛杜蕢有揚觶之文以翼少君爲術家之說非經咸以爲五行相刑理自不易但不必具貪狼陰賊之目然傳云火水妃亦類術家語亭林又未之審矣

十年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銔注靈姑銔公旗名

案靈姑蓋姓氏定十四年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此

云靈姑銔蓋靈姑氏之旗猶傳言封父之繁弱也杜解非是

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而見殺

案鄭司農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劉光伯從其說以規杜而謂曼伯子元爲一正義據隱五年曼伯與子元潛軍又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謂子元非曼伯然矣子元與檀伯蓋一人與曼伯則又別而杜氏謂曼伯卽檀伯劉光伯又謂子元卽曼伯顧亭林謂子元疑卽

厲公之字皆失之矣桓十五年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司農之說甚確若如顧說則櫟本厲公之邑厲公于出奔之後入櫟是還其故都耳且莊公之置在未出奔以前厲旣出奔則櫟歸昭公此傳復云寘子元使昭公不立何也知子元爲檀伯不疑蒞置檀伯不得其所與下云城穀置管仲事相戾以證君之擇臣有得失也此傳下云鄭京櫟實殺曼伯則曼伯當爲鄭守京大夫杜氏郎指爲檀伯索傳無檀伯守京之事杜以京櫟連文遂肊斷爲一史記鄭世家又作單伯索隱云依左傳作檀伯檀伯鄭守櫟大夫此誤爲單伯也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火水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蒞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賈侍中曰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司農曰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若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也鄭賈二說爲近若如杜解則更疏遠不切故正義亦議其無明證也

十二年傳壬午滅肥注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既誤以昔陽在樂平沾縣而又以鼓都爲肥都皆謬元和志曰

肥累故城在稾城縣西南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稾城肥累二縣屬漢之眞定國晉志趙國下曲陽故鼓子國郡國志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劉昭補注復援杜說以亂之更爲謬妄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與今本小異又于下曲陽下引杜預曰治縣東有昔陽城肥故都也若如劉所引則與今本作樂平沾縣者有異而又善爲杜氏掩過矣稾城距下曲陽非遠故傳於入昔陽下連記滅肥正義曰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非遠在中山南二百餘里案稾城唐武德初屬廉州則昔陽與肥相近劉光伯辨昔陽最晰然以鼓與肥爲一則又誤元和志於沾縣下亦載昔陽故城終沿杜繆

作祈招之詩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馬季長解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

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賈侍中亦解云昭明也言求明德也皆勝杜說故孔氏亦無從置議

十三年傳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注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禮記正義王制曰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

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駮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故鄭注王制云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案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再朝而會盟五年再朝而致會諸侯也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見曰會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解云六年爲會十二年巡守爲盟盟失實矣傳曰不協而盟是以不必巡守時正義引古文尙書周官

篇六年五服一朝謂卽此再朝而會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閒與彼義符同不知周官篇出於梅氏僞爲卽竊此傳與杜氏之說故證以戴記周禮絶不相合叔向之語蓋舉文襄時法而託言明王之制耳公羊傳云詛盟不及三王義非無謂

鄭伯男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

前儒釋此傳者其說有三賈逵鄭衆服虔皆云鄭伯爵在男服（賈說見詩鄭譜正義）今正義引賈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蓋誤以外傳之注亂入耳今本外傳作南者蓋從逵改故韋昭注亦云鄭在男服周公雖制士中設九服至康王（西呂）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

改易故鄭在男服若何休公羊注鄭氏王制注及此
傳王肅之注伯男可連讀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春秋
伯子男一也何注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王制注
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王肅以
爲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故杜預亦依此
義歷撿經傳凡通稱皆散文若連言則末之見篤繹
傳義終是不安案鄭志答趙商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
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更
佐以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則
鄭氏之說當矣正義辨之云武公旣遷東鄭不得食

子男地豈知子產所云葢述周制孔氏舉新鄭不足以難鄭也

及中人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郡國志中山國唐縣有中人亭劉昭補注於望都縣下引杜注於唐縣下引博物記曰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應劭地理風俗記引同并見水經注案晉書地理志中山國有唐縣是沿漢末改杜氏以望都釋之轉迂迴矣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減曰義也夫注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服虔讀滅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梁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案史記上滅五索隱云今或作滅或作咸是韋昭之說咸與滅古通用以滅屬下讀別上仲尼曰義正得通孔氏斥其妄殆未審傳文也若如杜說則不應重出曰字

十五年傳密須之鼓注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漢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師古曰即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晉志安定郡陰密殷時密國惟應劭解河南郡密縣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臣瓚曰密姬姓之國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師古辨應瓚二說皆非然姬姓之密小顏亦不能詳正

其處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別元和志河南府密縣本漢舊縣古密國春秋諸侯伐鄭圍新密涇州靈臺縣理卽古密國之地今縣理西陰密故城其東接縣城是也詩曰密人不恭然則河南之密亦古密國且同郡亦有鞏縣鄭元曰鞏伯國安知密須闕鞏不同在河南郡內而安定密人國非卽姬姓之密與應劭司馬貞之說不盡非杜預顏師古之說未盡是也十六年傳齊師至于蒲隧注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郡國志下邳國取慮有蒲姑陂劉昭補注引杜曰縣東有蒲姑陂今本注及陸氏釋文皆誤

十七年傳故爲雲師而雲名注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葢其一官

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正義引服虔說同未詳所本

青鳥氏注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張平子西京賦云況青鳥與黃雀李善注引傳杜預曰青鳥鶬鶊也今本皆作鶬鴳釋文鴳亦作鷃已非杜氏之舊（說文云鶬麋鴰也鴳雇也非一物爾雅亦不具鶬鴳之目且屬鴳之詳下九扈內復杜撰爲一殊謬）然自孔氏爲正義時已據俗本傳訛相沿至今竟無有正其誤者故顏師古注漢書百官公卿表

仍沿作鶴鵊惟西京賦注猶存其眞也咸案鶴鶇據月令鳴於仲春亦不以立春時鳴是杜解本未爲確今攷之大戴禮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更證以史記歷書孟春秭鳺先滜索隱以爲子規引徐注秭規一名鶗鴂楚辭慮鶗鳺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洪興祖楚辭補注辨子規鶗鴂爲二甚是王逸注鵜鳺以春分鳴顏師古云以立夏鳴思玄賦注以秋分鳴皆與歷書不合索隱及徐注謬也青鳥氏葢郎戴禮所謂瑞雉歷書所謂秭鳺今俗人所謂呼春鳥是也余以癸亥之十二月立春前三日閱于東墅山莊

九扈爲九農正注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正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

蔡邕獨斷曰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正義引賈逵說同賈以桑扈爲蠶驅雀小異然蔡說勝如孔疏所駁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既辨之矣爾雅說文皆云老鳸鴳今本爾雅斷老鳸上鴳鴳

邵氏云說文云鴹鴱老是鴱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爲非疑鴱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去之鴱字不重正義引賈服皆云鴱鴱疑晉宋時俗本所益非其舊也邵氏爾雅正義引說文老鴱鴱重鴱字屬鴹下援此傳正義引賈服注鴱鴱以聲音爲名皆與爾雅正文相戾徒亂經矣案樊光注爾雅鴹亦不重

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注衞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衞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虛

若我用瓘斝注瓘珪也斝玉爵也

說文云瓘玉也春秋傳曰瓘斝瓘斝郎玉爵杜別瓘

爲珪則二物當節去珪也二字

十八年傳巡羣屏攝注屏攝祭祀之位

服氏云屏猶幷也謂攝主不備幷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服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幷之事外傳周氏解亦讀屏爲幷然釋云幷攝主人之位又與服異案鄭司農云朿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外傳韋昭注屏屛風也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尊卑之位近漢亦然鄭韋二說近之若如服解則祭時容有幷攝之位無常所所矣復安得巡

行之邪杜沿其說

鄅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案鄭注王制及詩載芟箋皆云藉之言借外傳韋昭注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周語云王治農于藉耨穫亦於藉韋注王亦至于藉考課之後漢書劉昭補注引應劭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鄅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此皆可以佐服氏之說杜僅釋爲履行失古義矣後漢明帝紀章懷注引五經要義曰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是以訓藉蹈爲躬耕也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

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歴也

婺源江氏以爲此年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云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爲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歴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強增歲月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案漢志曰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愼修謂春秋時梓愼裨竈史墨之徒但

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誠有識之言正義謂梓愼知

二月己丑是眞冬至尤鄙陋可笑

取大子欒與毋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注辰及地皆元公弟

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

賓將掫注掫行夜

周禮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據此則杜子春讀本掫作趣賈公彥曰注謂

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段氏若膺

周禮漢讀考云杜意鼜易爲造擊鼓行夜謂之造造

與左氏賓將趣之趣音相近蚤聲取聲告聲古音同

在尤侯類也案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與今本字

同解別與子春字異義同周禮鎛師守鼜亦如之鄭

注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

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子春注

掌固引傳掫作趣注鎛師作趨皆讀若促與掫爲雙

聲也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禮記正義內則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

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
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
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秭
億之間是大數之法（史記索隱云案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爲億是大數也鄭子曰十萬曰億是小數也詩伐檀毛傳賈逵唐固國語注皆訓萬萬爲億詩鄭箋韋昭國語注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惠氏定宇據徐岳數術記遺
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
億兆京陔秭（韋昭注鄭語數極於姟萬萬曰姟）壤溝澗正載三等者
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
億曰兆十兆曰京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
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

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然則元凱所云葢舉用中數也特疑鄭康成注王制曰萬億今萬萬也依鄭解則杜訓億兆奚別邪咸案孫子算經曰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陔萬萬陔曰秭萬萬秭曰穰萬萬穰曰溝萬萬溝曰澗萬萬澗曰正萬萬正曰載竊疑古數僅有大小二法小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以下也大數者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以下也漢書刑法志費直二十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又如康成以萬億即萬萬則數術記遺之說恐出於晉宋人手非漢時書也惠氏援以爲據殆未爲確

七肯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服氏云七律爲七器音引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
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鐘以律
計自倍半一縣十七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
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賈公彥疏
日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七鐘十二鐘當一月十
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
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
數外傳周語賈侍中注周有七音謂七律七器音也
黃鐘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節服注而其義未晰故劉光伯以爲違國語之文也

二十一年傳泠州鳩注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後漢書孝靈帝紀有護羌校尉伶徵章懷賢注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漢書古今人表上中列泠淪氏詩簡兮鄭箋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杜解蓋本應劭然徑以泠爲官皆疎矣泠與伶同故周禮大司徒大司樂考工鳧氏賈疏皆引作伶顏師古以爲樂官曰伶後遂以爲氏誤也當解如鄭說爲確釋文以泠或作伶爲非益誤

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注窕細不滿槬橫大不入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窕輕小也槬橫大也此亦規摹杜注呂覽云不詹則窕高誘注窕不滿密也注淮南滔窕同杜解本此咸案窕與庣通漢書律歷志云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然則不窕者謂音不過乎器也故下曰窕則不咸說文無槬字當依玉篇作㼐胡霸切橫木不入也今本杜注及正義皆作橫大亦誤

二十三年傳使各居一館注分別叔孫子服回

此本鄭司農注賈侍中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子

愼亦從賈說案傳下顯言過鄭館則景伯說確正義所駮徒費辭矣

明其伍候注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

正義引賈服王董皆作五候杜獨易五爲伍欲通其部伍說耳當從侍中解讀如字存古文之舊孔氏以諸本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不知伍五古通用字不必如杜改也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咸意以爲陽不克絕句莫讀爲覛日丞莫之莫與上日過分相對也

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杜注本此案大司馬職云師以門名鄭氏注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賈公彥曰由鄉居於國門使爲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爲名然則桐門蓋國門非居室之地也

爲六畜五牲三犧注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麋鹿麐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鄭司農注庖人六獸麋鹿熊麐野豕兎後鄭云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服虔注五牲依先鄭說去麋杜注

依後鄭說去野豕皆無定識十一年傳元凱訓五牲
爲牛羊豕犬雞得之此上云六畜次五牲者後鄭注
庖人云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
去馬云五牲蓋別畜與用也三犧即尙書召誥云牛
一羊一豕一是也犧取毛羽完具供大祭祀之用鄭
注曲禮下云犧純毛也宋玉神女賦云進純犧凡三
言皆不異物猶[illegible]六采五章類也服云三犧雁鶩雉
末詳
爲九文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周禮司服後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
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

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杜去宗彝而分華蟲爲二非是繢人職云鳥獸蛇鄭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又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鄭注尙書大傳及司服云華蟲五色之蟲僞爲尙書傳者云華象草蟲雉又別宗彝爲宗廟彝器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破碎經文皆由沿杜之謬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注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詩烝民正義引服注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傳引賈侍中說同

孔氏經詆其謬詩漸漸正義云庶徵寒燠卽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建厥罰常陰是也而賈服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惟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案傳言陰陽風雨晦明與內經六氣風寒暑溼燥火一也今證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與五運行大論二篇東方生風其志爲怒南方生熱其志爲喜中央生溼其志爲思西方生躁其志爲憂北方生寒其志爲恐賈服之說闇與此符內經疑周秦時書足以依據若如杜訓及孔氏所駮皆淺說矣傳云好惡喜怒哀樂素問言喜怒思憂恐繁簡似異其實皆生於六氣也

季氏介其雞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

介雞

鄭氏注少牢饋食禮云拒讀爲介距之距疏引傳鄭氏云介甲爲雞著甲此傳引作鄭司農說今鄭君合取季氏之介又取郈氏之距而云介距之距然則康成亦以介爲甲也自賈侍中易介爲芥元凱復沿其說于是後人徑易爲芥字矣徐堅初學記引作芥惟高誘淮南呂覽二注則兩存其說淮南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此從侍中讀介爲芥呂覽注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此從司農解介如字正義亦云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案晉宋以下無有從介甲義者如周褒看鬬雞詩云猜羣芥粉生梁簡

文帝鬬雞詩云芥羽忽猜傳陳褚玠鬬雞東郊道詩云芥羽雜塵生此用杜說

萬者二人注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服虔以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案後漢書祭祀志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然則二人當爲二八惠氏定宇既詳之矣

臣請待於沂上注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正義引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瑯琊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案元和志魯縣之沂水亦名雩水源出魯

縣東南八里酈道元以爲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案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元凱徑以爲出魯縣西南殆未究其發源處耳咸竊以此沂當近費地說文解字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呂忱字林說同水經注云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東南趣也故世俗謂此水爲小沂水酈元曰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治水注之俗謂之小沂水漢志泰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蓋小沂水之異名也東南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逕費縣故城南此即叔重所云水出費縣東也傳下云請囚于費則沂上必爲近費之地無緣近在雩門也所謂大沂水者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浸沂沭鄭君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

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世俗謂之雕崖山今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有沂山即寰宇記所云東泰山也非沂源矣黃子鴻以爲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其實古沂山即雕崖山也案沂山古當有術名淮南地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漢志瑯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疑沭水亦出沂山之支阜故其名得爲術胡渭僅援水經注沭水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東莞郡今沂水縣治小泰山即今之東鎮沂山寰宇記云東泰山今世俗謂沭水源出沂山是也胡氏又未之考矣杜云沂出艾山據隱六年傳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土地名沂出東莞蓋縣艾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援

其說于瑯琊國臨沂縣下皆執一偶之說也元豐九域志臨沂縣有艾山沂水下丕縣亦有艾山沂水羣說尨雜俱爲繆妄然其致誤之由未嘗不始元凱即酈元亦沿其說棄大言細難足徵矣故小顏注漢志云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此從康成之說乃爲綜覈

繾綣從公注繾綣不離散

詩民勞篇云以謹繾綣毛傳繾綣反覆也正義引此傳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余謂傳義卽毛訓也

竊其寶龜僂句注僂句龜所出地名

尙書虞夏傳禹貢曰孟諸靈龜鄭氏注龜俯首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鄭注天龜元俯者靈爾雅釋魚云龜俯者靈郭璞注行頭低咸案高誘呂覽注傴僂俯者也句猶倨句之句亦俯首向下貌俯者天龜周禮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鄭注下俯者也然則僂句蓋天龜矣杜氏方之大蔡無據

二十六年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周禮載師有里布鄭司農注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後鄭說同賈公彥曰此先鄭以彼布即傳一布

之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咸以爲司農說是杜解迂迴不可從也

斷其足鑿注鑿一足行

說文云鑿金聲也謂以刃斮其足其聲鑿也如杜解則易鑿爲躩廣韻云躩一足行也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注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三國志魏書曰羣后釋位以謀王室裴松之注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服虔注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正義援周本紀彘之亂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以證其事顧亭林據汲冢紀年呂氏春

秋司馬彪莊子注及漢書古今人表辨共和乃共伯和厲王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其說爲善服杜偶未詳耳

攜王奸命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東廣微曰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正義引汲冢紀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爲大子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伯服與幽王既死于戲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然則攜王乃余臣矣其以地名者猶傳言莒郊公鄭共叔詩稱厲王爲

汾王皆是杜既誤以攜王爲伯盤又訛伯盤爲伯服厲微既正之而又云伯服立爲王亦誤伯服既立爲大子而死於何時得立爲王邪國語史記俱無正文凡斷非也盤古作般周語在般庚韋注今尚書般庚古般形近服故經傳多訛作伯服惟汲冢書作今文盤字當據之以正其譌

二十七年傳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服虔注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死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高誘注呂覽

曰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服說與公羊世本皆合又與高注符咸以爲世本在馬遷前當得實也故司馬貞史記索隱即據公羊世本以正史誤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司馬貞曰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我奈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下文云我爾身死以其子爲卿遂强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迴非也正義亦引彭仲博說意不從杜如亭林解則又似釋史文矣

二十八年傳經緯天地曰文注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詩皇矣正義引服虔注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

曰文

二十九年傳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

周禮掌節文曰澤國用龍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注

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賈公彥

曰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正義據此以爲

盛龍節謂之龍輔獻函不獻節故云獻龍輔援說文

龍禱旱玉爲龍文然則龍輔異物不得連言玉名矣

賈氏掌節疏引注謂所以輔龍節與英蕩别又是緣

杜氏致誤惟玄卿之說爲簡當也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注設水官修則龍至

正義援漢世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其五行之次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審傳下云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據五行之次則龍木物水官棄則龍不生豈漢儒所據之本皆作木物與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注犂爲火正

經傳凡連言重黎者蓋顓頊以來司天地之官名單言犂者則顓頊之子爲火正者名也尙書呂刑曰乃命重黎某氏傳以爲重黎卽羲和鄭注顓頊命重黎非羲和也鄭語曰且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本楚語及漢書律歷志言楚之先爲此二官此連言舉官名也鄭語曰夫犂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注犂顓頊之後吳回此沿馬遷之謬詩譜正義旣辨之矣賈公彥周禮疏序引鄭語亦黎上加重更妄韋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此本漢書古今人表然幷重黎之官而以爲犂則自班馬二家始惟史記楚世家徑以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詩檜譜正義辨之云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馬遷同以重黎爲祝融束晳譏其幷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漢表作老童字與卷章相近必有一譌卷章生黎今本史記作卷章生重黎非是正義引作卷章生黎無重字是也則傳所云顓頊氏之

子矣然大戴禮帝繫僅載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此字當衍
黎及吳回與漢表同略稱一代然則據帝繫則犂
爲顓頊之孫依世本則犂爲顓頊之會孫其詳未聞
也若如史遷自敘云重犂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甫其後也此本鄭語云重黎之後亦并舉天地二
司而言未可爲繆司馬貞正之云案彪之序及干寶
皆云司馬氏黎之後今稱重黎之後者言地即舉天
稱黎則兼重自是對文其實休甫則黎之後顧亭林
援晉書宣帝紀宋書衛瓘等奏以連稱重犂爲謬固
是然徑斥史遷自序之非又忘外傳鄭語之文矣郎
索隱說猶考之未詳咸據楚語少皡氏之衰九黎亂

德顓頊受之則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漢書律歷志作南正重後漢書天文志作
北正黎唐固國語注及帝王世紀皆作北正詩檜譜
正義引尚書鄭志荅趙商火當作北則黎為北正也
臣瓚漢書注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
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誤史記索隱引揚雄譙周並
以為然小顏復援班固幽通賦玄黎醇耀于高辛以
辨黎為火正不知重黎自為天地之官黎自為火正
其事各别不相妨也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
少昊二十而登帝位據楚語顓頊當少皞之衰即得
命黎則即位時年甫二十耳安得有孫若曾孫而命

之爲火正又世紀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以人事紀官據鄭語犂爲高辛氏火正計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見世紀帝嚳四十始即位共一百一十八年安得復命顓頊即位時之黎爲火正若據春秋命歷序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更不相及矣禮月令正義案楚世家高辛氏疏重犂鄭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黎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同稱羿爲堯時射官夏后相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然則顓頊時之重黎與高辛時之犂不可溷而爲一較然矣蓋爲顓頊時司天地者則重黎其官爲帝嚳時火正者則犂其人而尚書僞孔

傳又誤以高辛氏命重黎後漢志援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及楚世家以爲帝嚳使犂誅共工不盡誅黎而以吳回爲黎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亦依是說然皆與內外傳互相齟齬正義雖辨之終不足以斷疑也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注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庚日

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周禮占夢鄭氏注引傳說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說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賈公彥疏援鄭志張逸問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鄭答曰月在辰尾夏之九月（此依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故云夏之九月）辰在

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為主人故知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月并之十二月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九月十九日今本作入月誤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問何知有此厭對之義答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

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服氏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入其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

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發同盟日應之日故夢發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咸案定四年二月有癸巳則是年不應有閏杜欲自足其說故以二月癸巳爲正月七日鄭氏以爲夏之九月與定四年十一月經合然與此傳十二月似不相應杜氏以爲周十二月今之十月與本傳合矣而又與定四年十二月經不合乃強解云今以十一月者幷數閏服氏則以爲十一月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又於庚午之日句未審然則三家皆不詳究日始

有謫句耳傳文有始字爲最斷始有謫者葢卽謂十一月也故定四年經云十有一月庚午此傳不言十一月庚午之日與定四年不言十二月庚辰吳入郢皆史家省文之常曲解者非也杜氏長歷自以爲言歷之通理皆循已意爲之有不合於經者則爲傳誤有不合於傳者則爲經誤其或經傳參錯則增置一閏以兩通其義不知漢初之用魯歷卽不相合也後漢書律歷志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故賈逵論曰以新歷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等齊是也豈杜氏之歷獨與春秋時悉合而無紕繆乎其

自以爲未必得天葢春秋當時之歷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也故愼修云杜氏非知歷者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此本服氏注而節其說案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賈公彥疏云服注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或歲星在越分

中故云得歲餘說己見杜注鄭君之意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氣近而禍小吳越以周今本周上多一夏字當衍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咸案漢志晉灼解歲星云大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而周天依此則定十年七月歲在顓頊之虛顓頊之虛謂玄枵十二年不得

遂在大梁（周禮保章氏賈疏作十二年在大梁春秋正義作十三年在大梁）十二年在大梁此年應在析木（見賈疏）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見正義）諸家率皆牽合未敢為然漢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亦在星紀之分可以伐人矣又何受其凶乎若如杜云先用兵故受其殃則歲之所在亦未可為禍矣且傳顯言越得歲則歲星在越之分不得統屬星紀故康成以為此年歲星在牽牛吳伐之凶未可為妄正義據三統術辨之又左矣漢律歷志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傳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竊以為傳云歲星所在猶漢志謂已居

之又東西去之是也蓋始居星紀之初度去而之牽牛耳故江氏愼修云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然則漢志所謂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且不可以漢志求矣

厲役賦丈注付所當城丈尺

周禮大司馬職云屬其植鄭氏注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公彥疏云屬役賦丈尺計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案淮南兵略訓云賦丈均高誘注賦治也軍壘丈尺均平也杜合屬賦爲一且誤解賦字矣

左傳杜註辨證卷六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定公

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氏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以爲二曰雉門後鄭謂雉門三門也引傳作雉門災及兩觀賈疏曰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矣鄭注朝士云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此視杜解爲晰故正義亦云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

四年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

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周禮大祝云設軍社鄭司農說軍社以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小宗伯之職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注社主曰軍社亦援是傳爲證小司馬職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注軍社社主在軍者大司寇職云大軍旅涖戮于社鄭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以書曰用命賞于社不用命戮於社皆謂在軍之社故鄭注小宗伯之職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賈疏引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然則與師出時宜于在國之社者異矣杜失古義鄭司農注周禮大祝引傳同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

詩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尚書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某氏傳云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皆以商奄爲四國之二非別自有四國也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正義引鄭云奄葢在淮夷之地梅氏爲蔡仲命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則商與奄各自爲國較矣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服虔注濱東海者蒲姑齊也商奄魯也詩譜正義引昭二十年傳晏子云蒲姑因之蒲姑居齊地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

外更有蒲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蒲姑咸以爲此梅氏誤沿元凱之謬而又合蒲姑與奄爲一誕妄尤甚即正義引玄卿以商三監爲四國奄在外此亦無稽之說矣案漢書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非商奄也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無毛叔聃尚書正義引王肅云聃毛文王庶子史記魏世家索隱引馬融說同案此當有曹叔振鐸詩思齊正義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鄭於富

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次與世家異然其名則同也依士安說亦不載毛叔聃然則元凱之訓未足爲確矣

自小別至于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漢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桑欽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魏置安豐

郡晉因之安豐其屬縣也在今霍丘縣西南與固始縣接境霍丘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傳云淮汭在今之壽州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六安有霍山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置霍山縣後漢書注漢安豐故城在縣西北唐書霍山縣有大別山鄭氏尙書注大別在廬江安豐縣顏師古漢書注同案禹貢凡兩言大別皆在荆揚分界處蓋大別居漢之下流而又夾漢淮之間巴決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於淮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名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淮水又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是也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水經注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

水側引巴水以漑野又南逕巴水戍東流注于江謂之巴口是也葢漢水雖自江夏南入于江至彭蠡而始盛故入江以後猶得與江幷名所由春秋時豫章居巢之閒皆目爲漢水也禹貢云內方至于大別者特詳其導山所經之地云過三澨至于大別者葢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其流浸盛巴水逆之而其勢莫敵反引漢以退觸大別之陂春秋時所由有漢淮之名也葢漢既入江行七百餘里復截江而東匯彭蠡其力之大勢之壯泛溢于大別閒又无足怪矣自杜氏誤讀南入于江以爲漢至大別南入江僞書傳因之以爲在荆州界近程氏瑤田云荆揚二

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即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此說是矣若如杜說則漢水入江後即不復稱漢然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者漢與江與經云江漢朝宗于海者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今之嘉魚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乃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居巢今之無爲巢縣地古巢國）更證以二年傳云吳軍楚師於豫章遂圍巢又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此傳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昭十三年注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此傳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是杜本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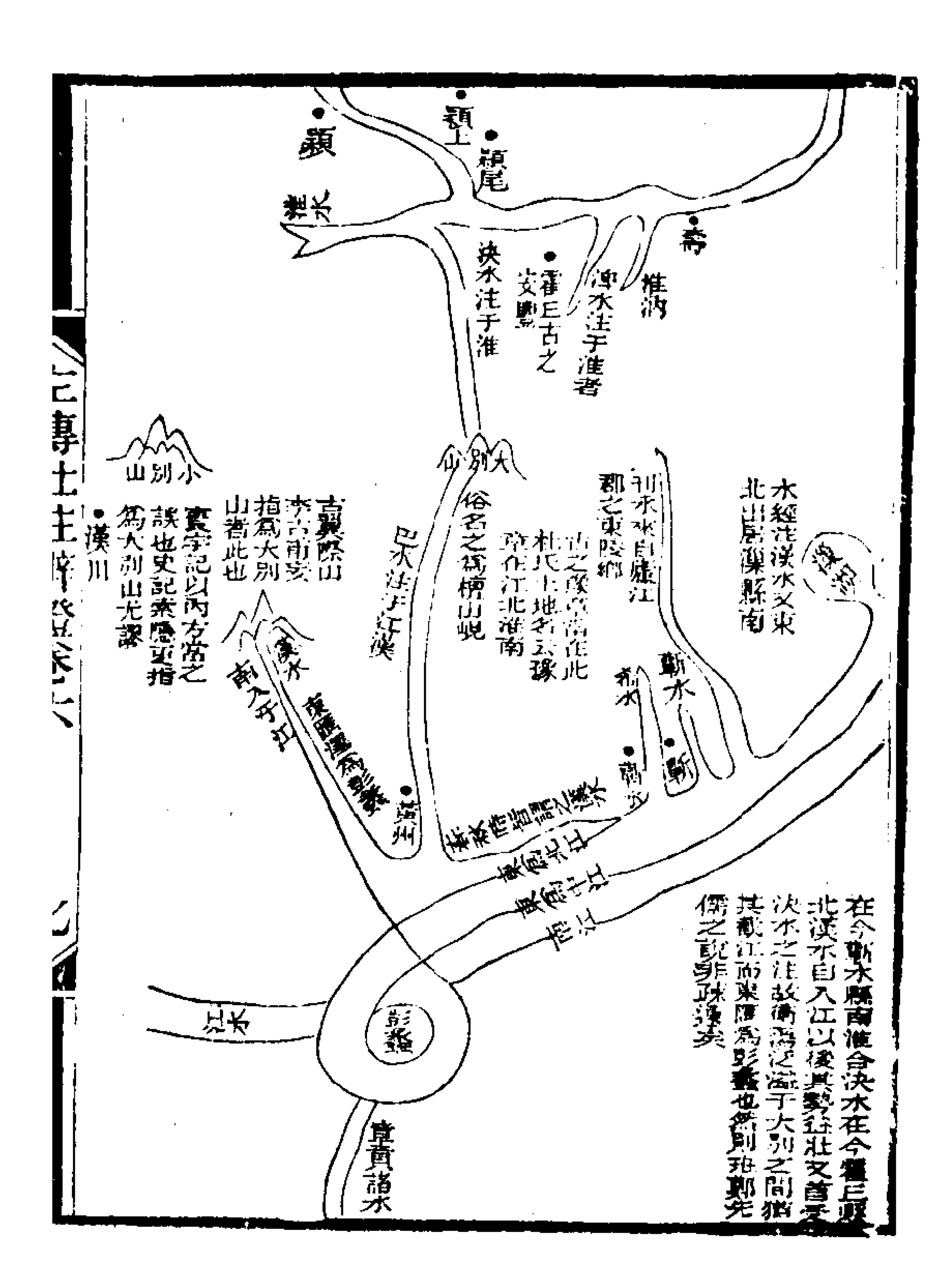
豫未決其誤在小視漢水矣豫章蓋江北淮南之水與居巢淮汭相近猶刋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西南注于江皆是今江水於興國州北受刋水之注即水經注江水又東逕下雉縣北刋水從東陵西南注之與巴水然皆去江夏入九百里豈能遠皆在淮南江北之間至夏口而與楚夾漢則此漢必在蘄春下雉之間蘄春今之蘄州下雉今之興國州不得在江夏明矣更佐以桓八年傳云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此漢旣入江猶得稱爲漢之確證故正義云江北淮南詩江漢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正義云命將在江漢之上蓋在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引禹貢說漢至大別之

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此說不爲謬妄然自夏口已江漢合流豈有異議孔氏亦小誤耳必若杜氏及僞爲書傳者泥以漢之名不踰江夏故釋例土地名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因解大別在江夏之界而又不能實指其地土地名二別皆闕至唐李吉甫始謬以水經注之古翼際山當之其後言地里者悉奉是說以爲確解於是兩漢諸儒之說皆棄如塵羹矣且並不尋繹漢說何緣遠取安豐之大別而不云在江夏以上之故鄘亢知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而不指之爲大別豈前儒皆疎而後人乃得其詳與蓋

由謬合禹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爲何禹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蓋經體之對文以南屬上讀誤矣遂不能不尋江夏以內之山而指之爲大別矣正義更妄指小別在大別東胡渭辨以爲當在西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卽據李吉甫以魯山爲大別則去汉川之小別已一百二十餘里舟師幾何而能爲長陳以橫接其間乎蓋由執杜及僞書傳之說誤以漢爲漢口且今漢水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翼際山後入江卽魯山元和志以爲大別與酈元引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迴不相符卽巖壑變遷豈盡非舛也蓋地說所云酈元亦以

爲不知所在然則覆際非古之大別益明矣審傳載吳楚合軍之路不出漢淮之閒始云舍舟于淮汭復云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則史皇謂子常速戰恐尹戍獨成其功故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謂由江夏以舟師列陳乃濟漢而泝巴水以至于大別之下乘欲乘間以毀吳淮汭之舟耳豈在夏口哉顧棟高知淮汭至夏口九百餘里而不能正杜之譌復爲意必之說以佐成其誤何也今依班鄭桑京定大別在安豐復證江漢通名列圖于左

此圖兼定三江近程氏瑤田辨之悉矣今并淮水論之者蓋以大別扼居漢淮之閒巴決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于淮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案江合巴水



潁
潁上
潁尾
淮水
壽
決水注于淮
霍丘古之安豐
淠水注于淮者
淮汭
大別山
小別山
漢川
寰宇記以內方當之誤也史記索隱更指爲大別山尤謬
水經注漢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蘄水
浠水
蘄
漢水
南入于江
彭蠡
江
章貢諸水
在今蘄水縣南淮合決水在今霍丘縣北漢水自入江以後其勢益壯又首受決水之注故衝爲之溢于大別之間猶其截江而渠瀦爲彭蠡也然則班鄭先儒之說非謬誤矣

九年傳晳幘而衣貍製注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案經書秋夏之六七月耳不得便著貍裘宜讀爲貍首斑然之貍猶詩言縣鶉狀其色也與上晳爲對文製衣服通稱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注製雨衣是矣此杜沿服氏之說服注見詩七月正義晳幘說文引作晳䶫云齒相值一曰齧也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注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鄭氏雜記注在塗曰引既夕記屬引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輴輴曰紼古者人引柩引傳作坐引而哭之三賈公彥疏援服注云坐而飲食之鄭略引之云坐

引者亦謂飲食之案禮檀弓下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鄭注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若如杜說則君方親推喪車而引者反不立而坐無是情也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注還叔詣曾孫

正義按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然則杜說誤矣釋文引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注獨作叔詣不足依據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漢志會稽郡由拳縣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

曰古之檇李也然則杜解作醉李城又從當時俗稱矣

哀公

元年傳后緡方娠注娠懷身也

娠與震通詩生民篇曰載震載夙毛傳震動也正義引此傳及昭元年傳邑姜方娠大叔皆作震云震動釋詁文動謂懷妊而身動也故說文娠下云女妊身動也引此傳同

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椑注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

辟依禮經作椑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
鄭氏注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柂大夫無椑士無屬引
傳辟作椑時僭也案墨子尙儉篇與傳文同依禮簡
子當有屬無椑不設屬椑者蓋降大夫爲士耳鄭氏
注喪大記云士無屬不重是也屬椑特棺中之二重
杜訓爲重數誤矣豈王棺四重爲四屬椑君再重爲
再屬椑大夫一重爲一屬椑王之四重有水兕革棺
將亦爲屬椑乎漢書何並傳云葬爲小槨亶容下棺
張晏云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或曰但下棺無祭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槨纔容
下棺無令高大也此可以證傳之義鄭注檀弓云柂棺所謂椑棺也

桿堅著之言也

四年傳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孟壺口注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卽高邑縣也潞縣東有壺口關

郡國志常山國平棘有欒城劉昭補注在縣西北四十里元和志云故欒城在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縣治遷徙故地之遠近不同古壺關在黎城縣東二十五里漢爲潞縣之地春秋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孟口孟口卽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則古本有作孟口衍壺字者劉昭郡國志補注所引作壺口二字或有一衍今本亞壺疑轉寫者依注增入然漢志大原郡有孟縣晉大夫孟邴邑疑八邑當有孟或譌盂爲孟

李吉甫援爲孟口當有依據也

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侯執玉

附庸執帛

禮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注不與不在數中也引傳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十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氏尚書注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

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州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人八州府而各有六引傳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王制正義曰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為言非實法也鄭志趙商問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許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鄉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未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圻內為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

責急也咸案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朙田許愼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尙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此與漢志幷合漢志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以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是也尙書正義亦引漢志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經注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案郡國志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顓頊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及夏之衰孔甲至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晉書地理志亦依是說孔仲達以爲傳稱萬盈數失古義矣又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

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

許同此皆實證萬國之義而附庸之君不與如杜說

蓋本王肅尚書注某氏書傳因之然肅解三帛亦云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元凱何

緣知此傳無公之孤與諸侯世子乎舍禮經鄭許諸

說吾不知所從矣晉書地理志載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迨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晉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鄖小邾徐燕郜虞舒庸郯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偪申戎向南燕狄凡戴息鄀芮魏信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郭崔耿江冀弦道柏微鄫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邢應蔣茅胙祭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陽鄅鄣觀扈邵明黎大庭驪姑邶鍾吾鄅

姑比吾房密須甲父鄀桐邑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荀賈貳彰紋於餘巨陽箕英氏毛柳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鄣庸姚奄商奄褒蜀蓼有繒闞鞏翼殿第桑秦傳云今其存者無數十此又據定公時言矣

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注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眾可乎言不可

服子慎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二說皆非咸竊以爲皆大夫言也何故不言猶言知必危故不諱言必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乃可故季孫不樂而出如服說則知上當有孟孫曰如杜說則魯上當有孟孫曰且云大夫

阿附季孫則季孫何不樂之有故知二說不可通也

因諸負瑕注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地理志山陽郡瑕丘縣應劭曰瑕丘在西南水經泗

水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

之酈注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案晉志南平陽屬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省瑕丘縣而幷于南平陽故杜據當時郡縣非漢舊矣

八年經齊人取讙及闡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漢志泰山郡剛縣故闡應劭曰春秋取鄣及闡今闡

亭是也郡國志濟北國剛縣和帝永平二年分泰山置劉昭補注

引此傳同案晉書地理志東平國無剛縣有剛平今

本杜注誤也郡國志補注於剛縣下引杜預曰在縣

北有閭鄉此說是矣

十年傳於是乎取犂及轅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漢志隰陰作濕陰與高唐祝阿同屬平原郡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桑欽言高唐濕水所出郡國志隰皆作濕說文濕下與桑應說同音他合切顏師古注漢志漯音他合反然則今本杜注作隰釋文隰音習本或作濕音同葢失之遠矣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酈元曰縣故犂邑也正義引二十七年傳云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案隰當讀他合反

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賈侍中云一井之田欲出十六井之賦也咸案田當讀爲甸古文田與甸通十七年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乘中佃虞仲翔易以佃以魚佃作田周禮甸祝鄭氏注甸之言田小宗伯注甸讀曰田故周禮田獵多作甸獵司馬法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季孫欲令一丘之間出一甸車乘之賦也詩信南山正義援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

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依此則古音田
與乘甸義皆得通成元年傳服虔注引司馬法四丘
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鄭志答趙商甸有戎馬四匹長轂
一乘此爲民出軍賦此皆足以證田賦爲車賦之義
若如賈說則使井爲丘是十六倍其丘賦之法恐民
不堪給如杜說則丘賦中安得所謂家財而別爲一
賦乎審傳下文仲尼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是田當爲
甸益明矣顏師古注漢書仍沿杜之說

十二年傳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

此本服虔注然服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賈逵注尋溫也杜逸溫也二字便不明矣案少牢有司徹乃爇尸俎鄭氏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尋或作燖引傳尋作燖故鄭注大學云溫讀如燖溫之溫何晏論語注溫尋也鄭引傳尋作燖傳作尋蓋古字也

十三年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吳子會

諸侯于黃池掘溝于齊魯之閒令陳留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案郡國志陳留郡平丘縣有黃池亭劉昭補注按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引傳吳四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謂黃池在戶牖西又以臣瓚之說爲非咸意以爲瓚據外傳以證黃溝未爲謬妄且酈注水經顏注漢志引瓚言縣有黃溝未嘗若昭所云東溝也即如戶牖亦在外黃縣西北正距黃池未遠此又不可以司馬彪與杜預之說泥之矣元和志云黃池在封丘七里此用杜氏說

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漢志會稽郡大末孟康曰大音如闥郡國志補注左傳謂姑蔑今本杜注多作大末蓋轉寫之謬

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司馬貞史記索隱投服虔注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乘一車故四乘案世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尙豎世義引作廩王子蠻茲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武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强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復據田完世家云田

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言
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入非二人共車也然
共兄弟三人不見者葢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
强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也
案乘當讀爲公子彭生乘公之乘注上車曰乘
十七年傳良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
說文佃下云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鄭氏
注周禮小司徒云四丘爲甸甸言乘也讀如衷甸之
甸注郊特牲云甸或爲之乘周禮校人職云四馬爲
乘正義曰古者乘甸同故鄭注稍人云甸讀與維禹
敶之敶同然則甸葢一乘四馬中甸則四服馬矣兩

牡則兩驂馬矣許氏謂之一轅者詩干旌正義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後漢書輿服志紫罽軿車及綠車皆左右騑駕三馬猶古之制然則一轅本大夫之車且衞侯素許艮夫服冕乘軒杜注軒大夫軒車此亦職所應有安得爲僭若據杜云卿車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士駕二庶人駕一易孟京說亦云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依衆說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駕四猶未得爲僭必其駕乘

一句四馬之車而益以兩牡乃爲淩偪於君故大子使數以三罪衷甸兩牡一罪也紫衣狐裘二罪也袒裘帶劒三罪也杜氏去此句而以紫衣袒裘帶劒當之左矣或據韓非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謂良夫乘中甸四乘之車以辨正義兩馬中乘之說案甸出一乘安得所謂四乘之名即就下大夫專乘而論專乘亦得駕四馬未足爲僭也正義援古毛詩說諸侯大夫士唯駕二案士喪禮賵以兩馬非大夫之制以逸禮王度記與韓非非證之詩說未足爲據也

如魚竀尾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

此本詩毛傳案竀乃古赬字之假借也說文作經詩

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鄭注畫繢之事亦引郭作竀赬竀皆丑貞反注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知勞則尾赤引傳曰如魚赬尾橫流而彷徉依此則晉宋古本當有作赬者鄭氏注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與毛詩不同子慎之說亦未盡當服說見詩正義

衡流而方羊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張平子西京賦云相羊乎五柞之館離騷云聊須臾以相羊九辨聊逍遙以相羊李善注相羊方羊也子虛賦消搖乎襄羊郭璞云襄羊猶彷徉也鄭司農釋此傳云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光伯亦以方羊爲縱恣之狀得之

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注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此皆

繇辭

案亡與上芊爲韻劉光伯以裔焉二字屬下讀之是也然解裔爲遠未順成謂裔當讀爲容裔之裔東京賦云紛焱悠以容裔上林賦云淫淫裔裔喻瀏𣅿淫裔於國自取滅亡也杜解裔爲水邊屬上讀便無韻矣下句竇與踰爲韻正義謂繇或無韻理無定準引傳猶臭不與渝踰爲韻殊謬不知芊亡與竇踰各爲韻猶猶臭與渝踰也

十九年傳敬王崩故也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宏言東王必大克

杜氏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據此則敬王之崩不在哀公十九年是顯與傳文悖矣案世本載敬王崩年與傳合史記諸侯年表云敬王四十三年崩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自定王元年逆計元王八年至敬王崩則值魯哀公十九年也與傳亦合陸氏釋文據史記謂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是宋于定王元年逆計之也然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定王介崩子元王亦立馬遷采世本作史記而誤以元王爲敬王子定王爲敬王孫則顛倒世序而敬王崩之元年亦未嘗不與世本合宋衷世本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案世

本十五篇本古史官所紀在馬遷前益得實也 帝王世紀云敬王四十四年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皇甫謐云四十四年當魯哀公十九年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與傳文世本無不應合杜氏之誤又不待辨矣

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注躗過也

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子慎以爲躗僞不信然從古解爲長

二十七年傳乃救鄭及留舒注留舒齊地

詩車攻鄭箋引傳作舍於柳舒之上孔疏云留柳不同益所據書異案留柳疑聲之誤然晉宋時已作留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六

附段若膺明府書

上年別後爲祈寒所迫成疾至二月望後乃有生人之樂益老境如此耳大著既博且精辨證咸有根柢中論漢水破征南傳注之謬尚書毛詩皆可由此說發明千有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誠爲本朝鉅製惜瀏覽尚未及半拙序未敢輕率竟向未屬稿姑先將原槀呈還俟徐日奉寄也四月望段玉裁頓首

左傳杜注辨證跋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二月桐城阮林張君卒於都城旅次其卒之前數日出所箸左傳杜注辨證授家墨莊太史屬爲刪訂其說太史爲寫副存焉而原書仍歸其家屬余校其字余因卒讀是書夫左氏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注遂佚先王父樸齋先生撰左傳翼服凡古義之異於杜者一一引申其說宋以前諸書引古注有與今杜注無殊者亦俱錄出蓋集解多承用舊說其自出新意則往往紕繆難通張君是編憤杜氏之襲舊而不箸其名又如長麻非法短喪誣禮皆乖經義之大乃博采眾說參證其失徵引繁富誠足爲治是經者考

訂之資也君銳於著述博聞多識六經子史罔不尋覽於詩專學少陵遺貌求神追摹甚力卒以爲學太勤不自節省攖疾以終深可惋已君所著書其已刻者有經史質疑錄一冊其未刻者是編外有漢晉各家逸史謝承後漢書及王隱晉書已輯有成本其遺稾俱存姚幼槎孝廉處又有詩集八卷存徐樗亭農部處君之疾也姚孝廉與偕臥處躬候湯藥者月餘其卒也徐農部及姚孝廉經紀其喪殯斂盡誠不辭勞瘁夫禮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艮以遠出在外而死無爲之主悲惻尤深故有袒免之服今徐姚二君之篤於友誼如是庶古人重友之義復明以視世之酒食徵逐詡詡笑語反眼若不

相識者其相去何如哉君諱聰咸字阮林庚午歲與余同舉於鄉在京師以力學相切劘每辨論經義精悍之色見於眉宇雖互相詰難而終無忤容今讀是書所謂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孝標之悲惡能已也七月既望年愚弟績溪胡培翬跋